

文说汪曾祺

□单国顺

喜欢一个作家的作品,可能有多重因素,其中有一条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语言。作家的风格往往是从语言上体现出来的。我爱读萧红的《呼兰河传》、孙犁的《铁木前传》,以及沈从文、废名的一些文章,主要是因为喜欢他们的语言。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学生,师生作品的语言风格极其相像,汪曾祺自然也是我很喜欢的作家。说起时间距离来,汪曾祺离我们更近,他是当代作家。地理距离也近,汪曾祺是高邮籍,高邮与阜宁同属于里下河地区。以上这些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赫赫大名的作家,其语言风格是显著的,也有相似之处。我不是作家,偶尔写点小文,被地方文友们认为是汪曾祺的风格。某些读者朋友乍读我的一些文章,很惊讶地说,“像汪曾祺的散文”。我知道我几斤几两,与汪老太爷比,岂止是天壤之别。对于别人的谬赞,我岂敢然之。如果说像,只是那么一点点,仅为百分之零点几。

我很赞同汪曾祺的散文观:“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也是一切文学)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小姑娘似的话,何必呢。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如今汪曾祺的这种散文观已被人奉为圭臬。

汪曾祺曾说他写的是“小桥流水”的人,而“小桥流水”却拥有更多的读者,平平淡淡,恬恬静静。读汪曾祺的作品,是不分年纪的,老少俱喜。

看汪曾祺的文字,你会觉得这人很有趣,他所有的文字都是有趣的。比如写《下大

雨》:雨真大。下得屋顶上起了烟。大雨点落在天井的积水里,砸出一个一个水泡。我用两只手捂着耳朵,又放开,听雨声:“呜——哇;呜——哇。”下大雨,我常这样听雨玩。

雨打得荷花缸里的荷叶东倒西歪。在紫薇花上采蜜的大蜜蜂钻进了它的家。它的家是在椽子上用嘴咬出来的圆洞,很深。大蜜蜂是一个“人”过的。

紫薇花湿透了,然而并未被雨打得七零八落。

麻雀躲在檐下,歪着小脑袋。蜻蜓倒吊在树叶的背面。

哈,你还在呀!一只乌龟。这只乌龟是我养的。我在龟甲边上钻了一个小洞,用麻绳系住了它,拴在柜脚上。有一天,它不见了,不知怎么跑出去了。原来,它藏在老墙下面一块断砖的洞里。下大雨,它出来了。它昂着脑袋看雨,慢慢地爬到天井的水里。

这篇文字是不是晶莹剔透,神气活现?那在不同的物体上呈现的雨势,别具一格的听雨声,那大蜜蜂、麻雀、蜻蜓、乌龟,雨中的小动物各具情态。文字也很天真,趣出天然,正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我少小时,也常这样听雨,用两只手捂着耳朵,又放开,雨声“呜——哇”一下;又“呜——哇”一下。

又比如《夏天》一文写栀子花:凡花大都是五瓣,栀子花却是六瓣。山歌云:“栀子花开六瓣头。”栀子花粗粗大大,色白,近蒂处微绿,极香,香气简直有点叫人受不了,我的家乡人说是“碰鼻子香”。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

“碰鼻子香”“香得掸都掸不开”,香味有了触觉,加强了香的程度,从修辞上说,应该是通

感吧。同一篇文章里,他写夏天乘凉:乘凉。搬一张大竹床放在天井里,横七竖八一躺,浑身爽快,暑气全消。看月华。月华五色晶莹,变幻不定,非常好看。月亮周围有一个模模糊糊的大圆圈,谓之“风圈”,近几天会刮风。“乌猪子过江了。”——黑云漫过天河,要下大雨。

一直到露水下来,竹床子的栏杆都湿了,才回去,这时已经很困了,才沾藤枕(我们那里夏天都枕藤枕或漆枕),入梦乡。

一张竹床消暑气。心如止水,任它风云变幻。有意无意看天象,如同陶渊明“悠然看南山”。这里写的是心境。心静自然凉。

汪曾祺如同一代武林宗师,随手随意挥出的一个动作,就含有绝世武功。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招式;在别人看来,却是俱藏玄机,奇妙无穷。

我也写点家乡风物,天上飞的,地上长的,水里游的,但都被汪老写尽了。这一点,我颇怨汪老太爷。但看到家乡某种事物,我会很高兴地想或者说,这是汪老太爷写过的。

读汪曾祺的文章,各类型的文章,如饮琼浆玉液,绝对舒坦。二十世纪“百年百部优秀中国文学图书”有汪曾祺的散文集《蒲桥集》,这是世纪之书,足可知汪曾祺的世纪价值。我曾作一绝句:“百优购得《蒲桥集》,再读还如初读时。平淡为文生静气,家常话里有陶诗。”诗作于2011年12月3日。陶诗,即晋陶潜诗,自古概括陶诗的风格就是“平淡”。平淡为文,其实不易。

汪曾祺也作过一些旧体诗,风格如其文,淡淡然,悠悠然,耐读耐品。

汪曾祺已去世有年,但他的文字里有无数的生命却是鲜活的,那就是汪曾祺的生命。

文化之根 生命之花

□詹阳

最近读了《纳兰容若词评》,合上书,我仿佛看见了那个忧郁的少年——纳兰容若。诚然,纳兰词瑰丽精巧,是清朝词风的一代开创者,以至现在都颇负盛名,但更令我钦佩的是他对于汉文化发自内心的敬重与纯真的热爱。

“吾幸得师矣”。从血缘关系上来说,容若是满族人,但他对汉文化的使用如同自己的母语一般熟练。在拜徐乾学为师后,容若对父母、朋友都高兴地说“吾幸得师矣”。读到这里,我体会到的是一个孩子对文化单纯且热烈的爱。若是现在的你我是否能像容若一样用孩子的心去热爱文化?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经历过漫长岁月的瑰宝,我们没有理由不去热爱。即使没有像古人一样的虔诚,也应该怀着致虚守静的心态去谦虚地学习。

“所传者,唯是矣”。容若在文学史上的

地位并不是依靠诗词,毕竟在当时词只是“艳科小道”,并非正途,而在文学史上地位的奠定,完全是靠一部丛书——大型儒家经典《通志堂解》。这是容若的老师徐乾学用自家名为“传是楼”的藏书阁帮助容若编撰的。古时官员热衷于藏书,大都收藏一些珍贵的古籍,不轻易借阅他人,而徐乾学却愿意将藏书借给容若汇编。只因两人有共同的思想认知,就是——文化需要传承。当文化不再流动,它便失去了自身的价值。不流动的水不会清澈,文化也是如此。“所传者,唯是矣”,这是三百多年前古人的信仰。在今天,多元文化更加包容并蓄,中华文化也不断融合、碰撞,走向世界。而教育是我们文化传承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也正是一代代教育者以兢兢业业的态度去奉献,才保证文化经久不衰,历尽沧桑却更显韵味悠长。

“为有源头活水来”。容若在《涑水亭杂记》一书中用颇多的笔墨描述过西学。那

还是一个西学东渐的年代,上流社会因通过几千年而积淀下来的优越感与自尊心不肯接受西学。唯有对文化怀有孩童般赤诚之心的容若,直面西学的优点,并直言不讳道:“西人立法实出郭守敬之上,中国未曾有也。”他兼收并蓄之后也会评价西学和中学的特点:西人长于象术而短于义理。容若的思想,即使在现在也是非常正确的。“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历久弥新、经久不衰,便是因为开放的格局与包容的宏大气象。而正是如此,让我们看到了文化的生命力所在,在多元文化飞速发展的今天,只有不断吸收新的元素,不断创新,文化才能保持生机与活力。

加思·斯坦曾说:“你的心,决定你看见的。”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即使我们无法理解文人墨客文章中的深意,但也请用心体会他们作品的另一半灵魂,那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都做木耳生意,最后木耳从森林中消失,人们也不再做木耳生意。书中所写,皆为作者的真实经历。

这些经历赋予她写作的源泉。作者把在乌鲁木齐、阿勒泰生活的踪迹、情感,融入写作中,因而有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语句:“走在街上,无数种生活的可能性纷至沓来,走在街上,简直想要展开双臂走。”“也许一旦真正投入到无限的自由之中时,得到的反而不会是什么‘无限的自由’”。

此外,作者擅于捕捉平常生活中的细碎美。作品中,她以细腻、明净的文字,将日常生活中容易被我们忽视的事物,细致入微地描摹出来。碎片化的记录,读来给人极大的松弛与自在。《打电话》一文,写居住在阿克哈拉村附近的村民,每天一到休息时间,就跑到杂货店排队打长途电话的场景。这些画面看似琐碎,实则充满生活气息,读来十分亲切感人。

“世界明亮,大地深远”,她笔下的阿勒泰充满自然美。阅读她的作品,仿佛徜徉在如诗如画的自然美景中。巍峨壮阔的雪山、碧绿辽远的森林、辽阔空寂的戈壁……她的语言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优美明亮的世界,仿若

粼粼波光在潺潺溪流间闪烁。如描写天空,“斑斓又清澈”“那一汪蓝天蓝得令人心碎”“金黄的草垛上面是深蓝的天空。”对大风的描述:“头发胡乱迎风飞舞,面颊也被风吹得变了形,个个‘尖嘴猴腮’,只见嘴唇在上下翻动,根本听不见对方在说些什么,只顾支起一边的耳朵尽可能地靠近对方的唇边。”这些明亮的色彩,读来温暖治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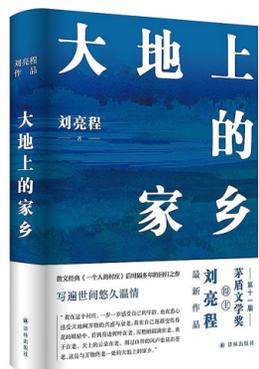
疗愈人心是李娟作品最触动我的地方。面对现实的困难险阻,作者几乎没有任何抱怨,她总是能把糟糕的经历用轻松诙谐的文字表达出来。书中人物个性鲜明,妈妈乐观坚强,活得热烈又洒脱。她年轻时失去丈夫,独自扛起生活重担,但从未抱怨命运不公。作者继承了妈妈的乐观坚强,在《摩托车穿过春天的荒野》中,她和叔叔遭遇了荒野迷路、摩托车没油、碰到黑车等困难,但叔叔和她依然坚韧,依然乐观。

阿勒泰满足了对诗意人生的幻想。李娟在阿勒泰找到了心灵的栖居,获得了独抒性灵的自由。我们在阅读这本书时,感到松弛自在,因为明亮的世界就在眼前。“去爱,去生活,去受伤”,从书中学习轻盈自在的生活吧!

精品图书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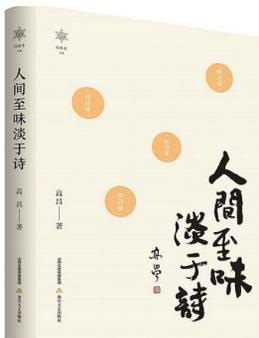
《认识中国湖》
薛滨、郭娅、龚伊、陈怡嘉著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大地上的家乡》
刘亮程著
译林出版社



《城市的角色:访谈四季》
高明勇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人间至味淡于诗》
高昌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记录城市鲜活的历史细节

□林木

为一幢大楼里的居民做口述史,这样的事情过去没有人做过。出版家陈保平、作家陈丹燕夫妇克服重重困难,走进武康大楼,忠实地记录了百年风云激荡和时代变迁下的这一幢楼里居民的过去和现在。

武康大楼位于上海市淮海中路、武康路、兴国路、天平路、余庆路五岔路口,原名诺曼底公寓,由万国储蓄会出资于1924年兴建,是上海首座外廊式公寓大楼。1929年大楼建成后,即成为上海的地标性建筑。1953年,诺曼底公寓被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并更名为武康大楼。武康大楼外形独特,像一艘帆船,又神似直立的蚌壳。历经百年风雨,这幢大楼风采依旧,10年前甚至成了网红楼,前来“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

人们感兴趣的是武康大楼的蚌壳外形,陈保平夫妇的目光则投向了“蚌壳内的珍珠”——百年来大楼里的住户和他们身上发生的故事。这些大楼里的居住者,他们既是岁月变迁的亲历者,也是建筑与人、人与历史彼此交织、彼此影响的见证人。《蚌壳与珍珠:上海武康大楼居民口述》就是探寻这群人和一幢楼所建立的亲密关系,他们的人生故事,以及通过他们的故事所显现出的时代发展变化与城市文明积淀轨迹。

武康大楼共有140余户居民,陈保平夫妇从中选择不同年代入住、不同房产性质、不同年龄的十几位有代表性居住者,作为受访对象。这些受访对象有画家、大学教授、作家、医生、文化名人、普通居民,甚至还有居住于此的外国人。他们还邀请了与大楼有密切关系的居委会主任、大楼物业经理、大楼房管员、武康路历史风貌保护区总规划师等人作为口述者。书中还附录了大量的历史性资料,开展口述的工作性文件记录,前往武康大楼“打卡”游客的调查以及六十余幅精美照片,全景式展现了武康大楼的历史变迁以及居民生活的生动细节。

《蚌壳与珍珠:上海武康大楼居民口述》讲述了大楼里的居民以及他们的父辈或儿女的故事,真实再现了不同时期上海市民的人生际遇、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海派文化的精致温润、开放包容、坚韧自信等人文特质。一些被历史遮蔽的重要细节通过口述也被打捞起来,如通过女儿沈亚明的回忆,抗日战争时期,沈仲章曾冒着生命危险抢救国宝“居延汉简”。不仅如此,我们还知道,沈家所居住的武康大楼602室曾是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第一家私人录音棚。关于这一点,周炳辉的口述中也提到,他说:“那位沈先生……当时他家里还有录音设备,那时候录音机不像现在这么普及,那时候的录音都是那种唱片样的。(因为)有这样的设备,当时很多音乐界的人士都到他家里采访。”

正如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伍江所言,一个人的故事是故事,一千个人的故事就是历史,历史就是由许多人的经历组成。本书通过武康大楼居民的个体叙述,努力构筑层次丰富、情感丰沛的集体记忆空间。这种集体记忆所折射的,不仅仅是武康大楼的百年史,更是上海这座城市的百年史。书中,我们看到口述者对应对饥饿、街区变化、产权变更、建筑保护以及和文化名人的交往等方面的叙述和回忆,这些都和时代紧紧地交织在一起,彼此牵连,互相印证。如果说,一个时代是骨骼,那么,书中所记录的,就是毛细血管,它构成了城市鲜活的历史细节,为历史留下了清晰的影像。

口述史是一种公众记忆的微观历史,具有强烈的“在场感”,因而更清晰、更亲切、更可信。《蚌壳与珍珠:上海武康大楼居民口述》一书,以居民口述历史的方式,从平民的视角反映时代的变化,见证上海这座城市的发展轨迹,为历史的记录提供了一个新的叙事样本。不仅如此,本书的价值还在于,它为其他城市如何讲述“自己的故事”,留存“城市的记忆”作出了示范,提供了路径。

独抒性灵的边疆书写

□熊倩

《我的阿勒泰》主要讲述了作者李娟在阿勒泰乡居生活的点滴。作者善于捕捉平凡日常的美好,以细腻自然的笔触,率性松弛的语言,记录下阿勒泰的风土人情。

她的文字具有温暖、疗愈人心的一面。当你在繁杂的生活中感到困倦时,不妨跟随作者信笔为文之文字,体验阿勒泰碧绿深厚的草甸、成群结队的牛羊、热闹有趣的乡村舞会……凡此种种,感情真挚,无不给人细碎美、自然美、心灵美的感悟。

作为“非虚构文学”,李娟的散文是“有我”的写作。作家王蒙说:“散文与读者之间不存在小说与读者间的那种允许虚构的默契”。《我的阿勒泰》有李娟的真性情、真思悟、真行为、真踪迹,是极具“在场”化的书写。

《小鸟牌香烟》一文,展现了妈妈的生存智慧,妈妈与哈萨克村民的淳朴、可爱,也真实还原了作为外来者的她们与当地文化的交融。在《木耳》一文中,李娟妈妈去森林里摘木耳卖给别人,从中赚取差价,然后很多人发现这个商机,大家

